

# 卷八十

廣文選卷第一

明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庾劉節廣

天地廣

天地賦

成公子安



惟自然之初載兮道虛無而玄清太素紛以溷淆兮始  
 有物而混成何元一之芒昧兮廓開闢而著形爾乃清  
 濁剖兮玄黃判離太極既殊是生兩儀星辰煥列日月  
 重規兮動以尊地靜以卑尋明迭炤或盈或虧陰陽協  
 氣兮謝寒暑隨時而推移三才殊性五行異位千變  
 萬化兮育庶類授之以形稟之以氣色表文采聲有音  
 律焉無方流形品物鼓以雷霆潤以慶雲八風翱翔

書名 廣文選八十二卷 嘉靖十二年序刊本  
 撰者 明 劉節 輯  
 卷 卷八十  
 內容分類 集-總集-詩文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3  
 編號 D7920300

彩色首頁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920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3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廣文選八十二卷 嘉靖十二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  
吾不敢請已

廣文選卷第七十九

江都葛澗校

廣文選卷第八十

明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庾劉節廣

雜文二

弟子職

管夷吾

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溫恭自虛所受是極見善從之聞  
義則服溫柔孝悌毋驕恃力志無虛邪行必正直游居  
有常必就有德顏色整齊中心必式夙興夜寐衣帶必  
飭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懈是謂學則

少者之事夜寐早作既拚盥漱執事有恪攝衣共盥先  
生乃作沃盥徹盥汎拚正席先生乃坐出入恭敬如見  
賓客危坐鄉師顏色毋怍

受業之紀必由長始一周則然其餘則否始誦必作其

次則已凡言與行思中以為紀古之將興者必由此始  
後至就席狹坐則起若有賓客弟子駿作對客無讓應  
且遂行趨進受命所求雖不得必以反命反坐復業若  
有所疑捧手問之師出皆起

至於食時先生將食弟子饌饋攝衽盥漱跪坐而饋置  
醬醋食陳膳毋悖凡置彼食鳥獸魚鼈必先菜羹羹哉  
中別載在醬前其設要方飯是為卒左酒右醬告具而  
退捧手而立三飯二斗左執虛豆右執挾七周還而貳  
唯嗛之視同嗛以齒周則有始柄尺不跪是謂貳紀

先生已食弟子乃徹趨走進漱拚前歛祭

先生有命弟子乃食以齒相要坐必仄席飯必捧擘羹  
不以手亦有據膝毋有隱肘既食乃飽循耳覆手辰正  
掃席已食者作摠衣而降旋而鄉席各徹其餽如於賓  
客既徹并噐乃還而立

凡拚之道實水于盤攘臂袂及肘堂上則播灑室中握  
手執箕膺揲厥中有帚入戶而立其儀不忒執帚下箕  
倚于戶側凡拚之紀必由奧始俯仰磬折拚毋有徹拚  
前而退聚於戶內坐板排之以葉適已實帚于箕先生  
若作乃興而辭坐執而立遂出弃之既拚反立是協是  
稽暮食復禮昏將舉火執燭隅坐錯摠之法橫于坐所  
櫛之遠近乃承厥火居句如矩蒸間容蒸然者處下捧  
椀以為緒右手執燭左手正櫛有墮代燭交坐毋倍尊  
者乃取厥櫛遂出是去

先生將息弟子皆起敬奉枕席問所何趾俶衽則請有

常則否先生既息各就其友相切相磋各長其儀周則復始是謂弟子之紀

撰吏 三篇

鬻子

政者法教也此明王之政事以為法教可稱也君子不與人謀之則已矣若與人謀之則非道無由也故君子之謀能必用道而不能必見受能必忠而不能必入能必信而不能必見信君子非人者不出之於辭而施之於行故非非者行是惡惡者行善而道諭矣

民者賢不肖之杖也賢不肖皆具焉故賢人得焉不肖人休焉杖能側焉忠信飾焉民者積愚也雖愚明主撰吏焉必使民與焉士民與之明上舉之士民若之明上去之故王若取吏不忠必使民唱然後和民者若吏之程也察吏於民然後隨政曰民者至卑也而使之取吏焉必取所愛故十人愛之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則千人之吏也萬人之吏也萬人之吏也故萬人之吏撰卿相矣卿相者諸侯之丞也故封侯之上秩出焉卿相者侯之本也

湯政

鬻子

天地闢而萬物生萬物生而人為政焉無不能生而無殺也唯天地之所以殺人不能生人化而為善獸化而為惡人而不善者謂之獸有天然後有地有地然後有別有別然後有義有義然後有教有教然有道有道然後有理有理然後有數日有宜有且有晝有夜然後以為數月一盈一虧月合月離以數紀四者皆陳以為數

治政者衛也始終之謂衛

一字二章

關尹子

無一物非天無一物非命無一物非神無一物非玄物  
既如此人豈不然人皆可曰天人皆可曰神人皆可致  
命人皆可造玄不可彼天此非天彼神此非神彼命此  
非命彼玄此非玄是以善吾道者即一物中知天盡神  
致命造玄學之徇異名析同實得之契同實忘異名○  
觀道者如觀水以觀沼爲未足則之河之江之海曰水  
至也殊不知我之津液涎淚皆水

二柱一章

關尹子

若橐若孟若餅若壺若甕若盎皆能建天地兆龜數著  
破瓦文石能告吉凶是知天地萬物成理一物包焉物  
物皆包之各不相借以我之精合彼之精兩精相博而  
神應之一雌一雄卵生一牝一牡胎生形者彼之精理  
者彼之神愛者我之精觀者我之神愛者爲水觀爲火  
愛執而觀因之爲木觀存而愛攝之爲金先想乎一元  
之氣具乎一物執愛之以合彼之形真觀之以合彼之  
理則象存焉一運之象周乎太空自中而升爲天自中  
而降爲地無有升而不降無有降而不升升者爲火降  
者爲水欲升而不能升者爲木欲降而不能降者爲金  
木之爲物鑽之得火絞之得水金之爲物擊之得火鎔  
之得水金木者水火之交也水爲精爲天火爲神爲地  
木爲魂爲人金爲魄爲物運而不已者爲時包而有在  
者爲方惟土終始之有解之者有去之者

三極一章

關尹子

聖人之治天下不我賢愚故因人之賢而賢之因人之愚而愚之不我是非故因事之是而是之因事之非而非之知古今之大同故或先古或先今知內外之大同故或先內或先外天下之物無得以累之故本之以謙天下之物無得以外之故含之以虛天下之物無得以難之故行之以易天下之物無得以窒之故變之以權以此中天下可以制禮以此和天下可以作樂以此公天下可以理財以此周天下可以禦侮以此因天下可以立法以此觀天下可以制器聖人不以一已治天下而以天下治天下天下歸功於聖人聖人任功於天下所以堯舜禹湯之治天下天下皆曰自然

夫瑞

列子

子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國君卿大夫眎之猶衆庶也國不足將嫁於衛弟子曰先生往無反期弟子敢有所謁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乎子列子笑曰壺子何言哉雖然夫子嘗語伯昏瞀人吾側聞之試以告女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陰陽爾四時爾不生者疑獨不化者徃復其際不可終疑獨其道不可窮黃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謂之



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時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變者究也乃復變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也清輕者上爲天濁重者下爲地沖和氣者爲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子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違所宜宜定者不出所位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故有生者有生者有形者有形者有聲者有聲者有色者有色者有味者有味者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皆無爲之職也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沈能宮能商能出能沒能玄能黃能甘能苦能羶能香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也

雜篇天下

莊周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无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參為驗以稽為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相常以衣食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為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歷數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諸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有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



詛楚文

秦惠王

又秦嗣王取用吉王瑄璧使其宗祝邵馨布愍告于不  
 顯大神巫咸呂底楚王熊相之多臯昔我先君穆公及  
 楚成王寔戮力同心兩邦若一絆呂婚姻衿呂齊盟曰  
 葉萬子孫毋相為不利親仰不顯大神巫咸而質焉今  
 楚王熊相康回無道淫泆甚亂宣多競縱變輸盟刺內  
 之則醜虐不辜刑戮孕婦幽刺親戚拘圉其叔父寘諸  
 冥室積棺之中外之則冒改久心不畏皇天上帝及不  
 顯大神巫咸之光烈威神而兼佻十八世之詛盟率者  
 侯之兵且臨加我欲刻伐我社稷伐我百姓求蔑法  
 皇天上帝及不顯大神巫咸之郵祠圭玉義牲逮取借  
 邊城新郢及邾長規悟不報曰可今有志與其長規  
 億怒飾甲底兵奮士盛師呂偏徂邊競將欲復其脫迹  
 唯是秦邦之羸眾敝賦輸輸棧輿禮使介老將之呂自  
 救也亦應受皇天上帝及不顯大神巫咸之幾靈德賜  
 克劑楚師日復略我邊城馭數楚王熊相之佞盟犯詛  
 著諸石章以盟大神之威神

儒效篇

荀卿

大儒之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  
 天下惡天下之倍周也履天下之籍聽天下之斷偃然  
 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稱會焉殺管叔虛殷國而天下不  
 稱戾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而  
 天下不稱偏焉教誨開導成王使諭於道而能揜迹於  
 文武周公歸周反籍於成王而天下不輟事周然而周

製 複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公北面而朝之天子也者不可以少當也不可以假爲也能則天下歸之不能則天下去之是以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離周也成王冠成人周公歸周反籍焉明不滅王之義也周公有天下矣鄉有天下今無天下非擅也成王鄉無天下今有天下非奪也變勢次序節然也故以枝代主而非越也以弟誅兄而非暴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順也因天下之和遂文武之業明枝主之義仰易變化天下厭然猶一也非聖人莫之能爲夫是之謂大儒之效

非相篇

荀卿

相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古者有姑布子卿今之世梁有唐舉相人之形狀顏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

稱之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故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形不勝心心不勝術術正而心順之則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爲君子也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爲小人也君子之謂吉小人之謂凶故長短小大善惡形相非吉凶也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蓋帝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仲尼長子弓短昔者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三尺焉廣三寸鼻目耳具而名動天下楚之孫叔敖期思之鄙人也突禿長左軒較之下而以楚霸葉公子高微小短瘠行若將不勝其衣然白公之亂也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皆死焉葉公子高入據楚誅白公定楚國如反手耳仁義功名善於後世故事不揣長不揆大不權輕重亦將志乎耳長

短小大美惡形相豈論也哉且徐偃王之狀目可瞻焉  
仲尼之狀面如蒙俱周公之狀身如斷菑臯陶之狀色  
如削瓜閔天之狀面無見膚傅說之狀身如植鰭伊尹  
之狀面無須麋禹跳湯偏堯舜參牟子從者將論志意  
比類文學耶直將差長短辨美惡而相欺傲耶古者桀  
紂長巨姣美天下之傑也筋力越勁百人之敵也然身  
死國亡爲天下大傑後世言惡則必稽焉是非容貌之  
患也聞見之不衆論議之卑耳今世俗之亂君鄉曲之  
儇子莫不美麗姚冶奇衣婦飾血氣態度擬於女子婦  
人莫不願得爲夫處女莫不願得爲士弃其親家  
而欲奔之者比肩並起然而中君羞以爲臣中父羞以  
爲子中兄羞以爲弟中人羞以爲友俄則東平有國哉  
乎大市莫不呼天啼哭甚傷其今而後悔其始是非  
貌之患也聞見之不衆論議之卑耳然則從者將孰可  
也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事貴不肖而  
不肯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人有三必窮爲上則不能  
愛下爲下則好非其上是人之三必窮也鄉則不若肯  
則謾之是人之三必窮也知行淺薄曲直有以縣矣然  
而仁不能推知不能明是人之三必窮也人有此三數  
行者以爲上則必危爲下則必滅詩曰雨雪漙漙見晁  
聿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此之謂也

說難

韓非

凡說之難非我知之有以說之之難也又非吾辯之能  
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而能盡之難也危說之

難在之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與否為名譽也  
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委棄遠矣  
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事無情  
不收矣所說陰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  
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身而  
棄其身矣此不可不察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  
其身泄之也而語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  
出事而乃以成他故說者不徒知所出而即其  
所以為如此者身危規異事而當知者以獨  
事泄於外必以為已也如此者身危周澤  
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忘說不行而有敗  
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禮義以  
者身危貴人或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如此  
者身危彊以其所不能為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  
危故與之論大人則以為間已矣與之論細人則以為  
賣重論其所愛則以為藉資論其所增則以為嘗已也  
徑省其說則以為不智而拙之米鹽博辯則以為多而  
交之略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  
而倨侮比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  
之所矜而滅其所耻彼有私急也必以公義示而強之  
其意有下也然而不能已說者因為之飾其美而少其  
不為也其心有高也而實不能及說者為之舉其過而  
見其惡而多其不行也有欲矜以智能則為之舉異事  
之同類者多為之地使之資說於我而佯不知也以資

其智欲內相存之言則必以美名明之而微見其合於私利也欲陳危害之事則顯其毀誅而微見其合於私患也譽異人與同行者規異事與同計者有與同汙者則必以大飾其無傷也有與同敗者則必以明飾其無失也彼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概之也自勇之斷則毋以其謫怒之自智其計則毋以其敗窮之大意無所拂忤辭言無所擊摩然後極騁智辯焉此道所得親近不疑而得盡辭也伊尹為宰百里奚為虜皆所以干其上

也此二人者皆聖人也然猶不能無後身以進如此其汙也今以吾言為宰虜而可以聽用而振世此非能仕之所耻也夫曠日離父而周澤未渥深計而不疑引爭而不罪則明割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

此相持此說之成也昔者鄭武公欲伐胡先以其女妻

胡君以娛其意因問於羣臣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殺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已遂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必將有盜其隣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此二人說者皆當矣厚者為戮薄者見疑則非知之難也處知則知也故繞朝之言當矣其為聖人於晉而為戮於秦此不可不察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刑彌子母病人閒往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忘其刑罪異日與君游於果園食棗而甘不盡

以其半啗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啗寡人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固嘗矯駕吾車又嘗啗我以餘朶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變也故有愛於主則智當而加親有憎於主則智不當見罪而加疏故諫說談論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焉夫龍之爲蟲也柔可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有嬰之者則必殺人入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 登鄒嶧山刻石文

秦始皇

皇帝立國維初在昔嗣世稱王討伐亂逆威動四極武義直方戎臣奉詔經時不乂滅六暴強二十有六年上薦高號孝道顯明既獻泰成乃降專惠親巡遠方登嶧山羣臣從者咸思攸長追念亂世分土建邦以開理攻戰日作流血於野自泰古始世無萬數地及五帝莫能禁止迺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復起災害滅除黔首康定利澤長久羣臣誦略刻此樂石以著經紀

### 登泰山刻石文

秦始皇

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茲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迹本原事業祇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于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於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清淨施于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戎

登琅邪臺刻石文

秦始皇

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  
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省卒士事  
已大畢乃臨于海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  
是富普天之下搏心揖志器械一量同書文字日月所  
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動事是維皇帝  
匡飭異俗陵水經地憂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  
知所辟方伯分職諸治經易舉錯必當莫不如畫皇帝  
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踰次行姦邪不容皆務貞  
良細大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隱專務肅莊端直敦忠  
事業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節  
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寧不用兵革六親相保終無  
寇賊驩欣奉教盡知法式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  
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無不臣者  
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維秦王兼有  
天下立名為皇帝乃撫東土至於琅邪列侯武城侯王  
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  
倫侯武信侯馮毋擇丞相隗林丞相王綰卿李斯卿王  
戊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從與議於海上曰古之帝  
也地不過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  
殘伐不止猶刻金石以自為紀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  
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遠方實不稱名故不久長  
其身未歿諸侯陪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內以為  
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羣臣相

與誦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為表經

登之罘山刻石文

秦始皇

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陽和方起皇帝東游巡登之罘  
臨照于海從臣嘉觀原念休烈追誦本始大聖作治建  
定法度顯著綱紀外教諸侯光施文惠明以義理六國  
回辟貪戾無厭虐殺不已皇帝哀衆遂發討師奮揚武  
德義誅信行威燁芴達莫不賓服烹滅彊暴振救黔首  
周定四極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未為儀則大矣哉字縣  
之中承順聖意羣臣誦功請刻于石表垂于常式

刻碣石門文

秦始皇

遂興師旅誅戮無道為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復無罪庶  
心咸服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皇帝奮威德并  
諸侯初一泰平墮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  
定黎庶無繇天下咸撫男樂其疇女脩其業事各有序  
惠被諸產乂並來田莫不安所羣臣誦烈請刻此石垂  
著儀矩

登會稽山刻石文

秦始皇

皇帝休烈平一字內德惠攸長三十有七年親巡天下  
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齋莊羣臣誦功本  
原事迹追道高明秦聖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初平  
法式審別職任以立恒常六王專倍貪戾傲猛率衆自  
彊暴虐恣行負力而驕數動甲兵陰通間使以事合從  
行為辟方內飾詐謀外來侵邊遂起禍殃義威殊之殄  
息暴悖亂賊滅亡聖德廣密六合之中被澤無疆皇帝





并宇兼聽萬事遠近畢清運理羣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並通善否陳前靡有隱情飭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誠夫為寄猥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經皆遵軌度和安敦勉莫不順令黔首脩潔人樂同則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輿舟不傾從臣誦列請刻此石光垂休銘

遇合

呂不韋

凡遇合也時不合必待合而後行故比翼之鳥歟乎木比目之魚歟乎海孔子周流海內再干世主如齊至衛所見八十餘君委質為弟子者三千人達廷七十人七十人者萬乘之主得一人用可為師不為無人呂此遊僅至於魯司寇此天子之所呂時絕也諸侯之所呂大亂也亂則愚者之多幸也幸則必不勝其任矣任久不勝則幸反為禍其幸大者其禍亦大非禍獨及已也故君子不處幸不為苟必審諸已然後任任然後動凡能聽說者必達乎論議者也世主之能識論議者寡所遇惡得不苟凡能聽音者必達於五聲人之能知五聲者寡所善一作善惡得不苟客有呂吹籟見越王者羽角宮徵商不謬越王不善為野音而反善之說之道亦有如此者也有為人妻者人告其父母曰嫁不必生也衣器之物可外藏之呂備不生其父母呂為然於是令其女常外藏姑妯知之曰為我婦而有外心不可畜因出之婦之父母呂謂為已謀者呂為忠終身善之亦不知

所以然矣宗廟之滅天下之失亦由此矣故曰遇合也  
無常說適然也若人之於色也無不知說美者而美者  
未必遇也故嫫母執乎黃帝黃帝曰屬女德而弗忘與  
女正而弗衰雖惡奚傷若人之於滋味無不說甘脆而  
甘脆未必受也文王嗜菖蒲俎孔子聞而服之縮頰而  
食之三年然後勝之人有大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知  
識無能與居者自苦而居海上海上人有說其臭者晝  
夜隨之而弗能去說亦有若此者陳有惡人焉曰敦洽  
讎糜雄一作頽廣顏色如淡頽一作沫垂眼一作髮臨鼻長  
肘而齧陳侯見而甚說之外使治其國內使制其身楚  
合諸侯陳侯病不能往使敦洽讎糜往謝焉楚王恠一作  
知其名而先見之客有進狀有惡其名言其惡狀楚王  
怒合大夫而告之曰陳侯不知其不可使是不知也知  
而使之是侮也侮且不智不可不攻也興師伐陳三月  
然後喪惡足以駭人言足以喪國而友之足於陳侯而  
無上也至於亡而友不衰夫不宜遇而遇者則必廢宜  
遇而不遇者此國之所以亂世之所以衰也天下之民  
其苦愁勞務從此生凡舉人之本忝上以志其次以事  
其次以功三者弗能國必殘亡羣孽大至身必歿殃季  
得至七十九十猶尚幸賢聖之後反而孽民是以賊一作  
殘其身豈能獨哉

察微

呂不韋

使治亂存亡若高山之與深谿若白堊之與黑漆則無  
所用智雖愚猶可矣且治亂存亡則不然如可知如可

不知如可見如不可見故智士賢者相與積心愁慮以求之猶尚有管叔蔡叔之事與東夷八國不聽之謀故治亂存亡其始若秋毫察其秋毫則大物不過矣魯國之法魯人爲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取其金則無損於行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矣子路極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極溺者矣孔子見之以細觀化遠也楚之邊邑曰卑梁其處女與吳之邊邑處女桑於境上而傷卑梁之處女卑梁人操其傷子以讓吳人吳人應之不恭怒殺而去之吳人往報之盡屠其家卑梁怒曰吳人焉敢攻吾邑舉兵反攻之老弱盡殺之矣

吳王夷昧聞之怒使人舉兵侵楚之邊邑克夷而後去之吳楚以此大隆吳公子光又率師與楚人戰於雞父大敗楚人獲其帥潘子臣小帷子陳夏齧又反伐郢得荆平王之夫人以歸實爲雞父之戰凡持國太上知始其次知終其次知中三者不能國必危身必窮孝經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楚不能之也鄭公子歸生率師伐宋宋華元率師應之大棘羊斟御明日將戰華元殺羊斟不與焉明日戰怒謂華元曰昨日之事子爲制今日之事我爲制遂驅入於鄭師宋師敗績華元虜夫駑機差以米則不發戰大機也饗士而忘其御也將以此敗而爲虜豈不宜哉故凡

戰必悉熟備備知彼知己然後可也魯季氏與郈氏鬪  
雞郈氏介其雞季氏爲之金距季氏之雞不勝季平子  
怒因歸郈氏之宮而益其定郈昭伯怒傷之於昭公曰  
禘於襄公之廟也舞者二人而已其飲盡舞於季氏季  
氏之舞道無上久矣弗誅必危社稷公怒不審乃使郈  
昭伯將師徒以攻季氏遂入其宮仲孫氏叔孫氏相與  
謀曰無季氏則吾族也死亡無日矣遂起甲以往陷西  
北隅以入之三家爲一郈昭伯不勝而死昭公懼遂出  
奔齊卒於乾侯魯昭聽傷而不辨其義懼以魯國不勝  
季氏而不知仲叔氏之恐而與季氏同患也是不達乎  
人心也不達乎人心位雖尊何益於安也以魯國恐不  
勝一季氏况於三季同惡固相助權物若此其過也非  
獨仲叔氏也魯國皆恐魯國皆恐則是與一國爲敵也  
其得至乾侯而卒猶遠

觀表

呂不韋

凡論人心觀事傳不可不熟不可不深天爲高矣而日  
月星辰雲氣雨露未嘗休矣地爲大矣而水泉草木毛  
羽裸鱗未嘗息也凡居於天地之間六合之內者其務  
爲相安利也夫爲相害危者不可勝數人事皆然事隨  
心心隨欲欲無度者其心無度心無度者則其所爲不  
可知矣人之心隱匿難見淵深難測故聖人於事志焉  
聖人之所以過人以先知先知必審徵表無徵表而欲  
先知堯舜與衆人同等徵雖易表雖難聖人則不可以  
飄矣衆人則無道至焉無道至則以爲神以爲幸非神

非幸其數不得不然。郗成子吳起近有一作之矣。郗成子為魯聘於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顧反過而弗辭，其僕曰：「鄙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也，其懼今侯深過而弗辭。」郗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懼也。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酣而送之，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是觀之，衛其有亂乎？」倍衛三十里，聞甯喜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異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壁。孔子聞之曰：「夫智可以微謀，仁可以託財者，其郗成子之謂乎？」郗成子之鞠，既右宰穀臣也，深矣妙矣。不觀其事而觀其志，可謂能觀人矣。吳起治西河之外，王錯譖之於魏武侯，武侯使人召之。吳起至於岸門，止車而

休望西河，泣數行而下。其僕謂之曰：「竊觀公之志，視舍天下若舍屣，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雪泣而應之曰：「子弗識也。君誠知我而使，我畢能秦，必可亾而西河可。以王今君聽讒人之議而不知我，西河之為秦也不久矣。魏國從此削矣。吳起果去魏入荆，而西河畢入秦魏。日以削，秦日益大。此吳起之所以先見而泣也。古之善相馬者，寒風是相口，齒麻翰相頰，子女厲相目，衛忌相髭，許鄙相腠，投伐褐相背，脅管青相臍，牖陳悲相股，脚秦牙相前，贊君相後。凡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良工也。其所以相者不同，見馬之一徵也。而知節之高卑，足之滑易，材之堅脆，能之長短，非獨相馬然也。人亦有徵事與國，皆有徵聖人。上知千歲，下知千歲，非意之也。蓋有自

云也綠圖幡薄從此生矣

辨土

呂不韋

凡耕之道必始於墟爲其寡澤而後枯必厚其鞞爲其  
唯厚而及鎗者莖之堅者耕之澤其鞞而後之上田則  
被其處下田則盡其汗無與三盜任地夫四序叅發大  
剛小畝爲青魚脰苗若直獵地竊之也旣種而無行耕  
而不長則苗相竊也弗除則蕪除之則虛則草竊之也  
故去此三盜者而後粟可多也所謂今之耕也營而無  
獲者其蚤者先時晚者不及時寒暑不節稼乃多蓄實  
其爲晦也高而危則澤奪陂則埒見風則儼高培則拔  
寒則雕熱則修一時而五六死故不能爲來不俱生而  
俱死虛稼先死衆盜乃竊望之侶有餘就之則虛農夫  
知其田之易也不知其稼之疏而不適也知其田之際  
也不知其稼居地之虛不除則蕪除之則虛此事之傷  
也故晦欲廣以乎剛欲小以深下得陰上得陽然後咸  
生稼欲生於塵而殖於堅者慎其種勿使數亦無使疏  
於其施土無使不足亦無使有餘熟有耰也必務其培  
其耰也植植者其生也必先其施土也均均者其生也  
必堅是以晦廣以乎則不喪本莖生於地者五分之以  
地莖生有行故速長弱不相害故速大衡行必得縱行  
必術正其行通其風夬心中央帥爲冷風苗其弱也欲  
孤長也欲相與居其熟也欲相扶是故三以爲族乃多  
粟凡禾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者  
爲糝是故其穉也長其兄而去其弟樹肥無使扶疏樹

堯不欲專生而族居肥而扶踈則多秕境而專居則多  
死不知稼者其穉也去其冗而養其弟不收其粟而收  
其粗上下安則禾多死厚土則孽不通薄土則蕃輻而  
不發墟埴冥色剛土柔種免耕殺匿使農事得

廣文選卷第八十

江都葛澗校

廣文選卷第八十一

明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庾劉節廣

雜文三

精神訓

劉安

古未有天地之時惟象無形窈窈冥冥芒艾漠閔頽濛  
鴻洞莫知其門有二神混生經天營地孔乎莫知其所  
終極滔乎莫知其所止息於是乃別爲陰陽離爲八極  
剛柔相成萬物乃形煩氣爲蟲精氣爲人是故精神者  
天之有也而骨骸者地之有也精神入其門而骨骸反  
其根我尚何存是故聖人法天順情不拘於俗不誘於  
人以天爲父以地爲母陰陽爲綱四時爲紀天靜以清  
地定以寧萬物失之者死法之者生夫靜漠者神明之